

书人茶座

诗句是一道道山岭

——由露易丝·格丽克获诺奖谈起

方其军

“因为她无可挑剔的诗意之声，以朴素的美感使个体的生存普遍化。”10月8日晚，瑞典文学院宣布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

恕我直言，这句评价含金量不高。通常，有成就的诗人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诗意表达，且以个体的朴素美感彰显所代表的公共、普遍的生存境况。古今中外哪一位杰出的诗人不具有这样的“特性”？作为诺奖的颁奖词，应该对获奖诗人更本质的价值和更深邃的特征予以挖掘和呈示。一句通行的粗浅的“认定”，恐怕显得敷衍或缺乏水准。我想起诗人孙静轩刊于1998年《星星》诗刊的一个发言记录，其中有一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未必伟大，而没获的未必不伟大。”

说实话，自从2016年美国歌手、诗人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对该奖不再“迷信”了。我的意思，不是鲍勃·迪伦不能获诺奖。阅读余光中先生的一些诗作，我品得出他受到鲍勃·迪伦的某种影响。比如，余光先生的诗歌《江湖上》数节诗都以“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结尾，这显然受惠于鲍勃·迪伦的名句“答案在风中飘”。可见鲍勃·迪伦

的文学魅力不小。我不大认同的是，评委会关于他的获奖竟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文学界有人发牢骚，要提醒这些人的是，神灵不会写作，他们舞蹈和唱歌。”当时，我和朋友交流，说：“一、怎么知道神灵不会写作？二、若以此为依据，那设诺贝尔舞蹈奖、诺贝尔歌唱奖好了，设什么文学奖？”

当然，能够获奖总是好事，更何况是诺贝尔文学奖，自是“殊荣”。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世界影响力，显然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比如，开奖前的各种竞猜，公布结果后的全球媒体反应，以及像帕斯捷尔纳克没去领奖，使诺贝尔文学奖变得“五光十色”、妙趣横生。因此，当听说一位诗人获得诺奖，对平常喜欢阅读诗歌、偶尔也写写分行的人而言，是欣喜的。毫无疑问，这至少表明，诗歌在世界范围、在俗世层面的昂扬“生命力”和强劲“认同力”。

据统计，露易丝·格丽克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16名女性、第33名诗人。我观察，除二战期间有数届未颁，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相中诗人的“空档”最大的是1996年至2011年之间，也就是在波兰的辛波丝卡与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之间，整整14年，诗人缺席诺奖得主的位置。好像是瑞典文学

院想起特朗斯特罗姆比较合适，从而终于记起诗人也可以获奖，于是恢复了曾经的频率，每隔几年就考虑考虑诗人。因为是在对文学稍具认知后“相遇”的第一位诺奖诗人，我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读得比较专注。他的那种“参照物”倒错形成的诗意，特别值得玩味。比如，“醒，是从梦中往外跳伞”。比如，他将季节设定为物化的场所或房间，而人们只是穿行。这位心理医生写诗不多，但成名很早，而且持续保持创造力。

2016年将诺奖颁给鲍勃·迪伦，2020年将诺奖颁给露易丝·格丽克。除布罗茨基是苏裔美籍诗人外，在诺奖史上，之前几乎没有美国诗人。巧的是，近年却连续出现两位。柳向阳翻译的露易丝·格丽克诗集中文本《月光的合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柳向阳、范静哗翻译的《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两个中文本收录了露易丝·格丽克之前50年创作的11本诗集。柳向阳的《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首句即

是：“最初读到格丽克，是震惊！”翻译需要动力，柳向阳的动力来源于“震惊”。他还想将这一份“震惊”传递给每一位中文读者。

对于美国女诗人，我之前最为留意的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她与诗人泰德·休斯爱情，她带着遗传属性的厌世气息，闪烁着别致的光芒。而现在，为与厌食症相抵抗而赋予诗歌创作更多意义的露易丝·格丽克，向我展示了另一种相似又有重要不同的美国诗歌景致。我觉得，她们的最大相似在于自传意味的生死探问，最大差异是露易丝·格丽克很擅于将希腊神话融汇于诗行。她对诗歌是严谨的，第一本诗集出版6年后才推出第二本诗集。她说：“从那时起，我才愿意签下自己的名字。”在世界诗歌版图上，美国诗歌的色彩由此更为醒目，让人不由得回望写就《草叶集》的沃尔特·惠特曼，回望写就长诗《诗章》的埃兹拉·庞德。

诗句是一道道山岭，吸引着诗人不断跋涉。露易丝·格丽克说：“我需要的是寥寥数语：养育，承受，攻击。”

宁波好书

和孩子一起成长

《一个很好很好的小孩》读后

崔海波

《一个很好很好的小孩》的作者王悦微是宁波爱菊艺校的语文老师，也是微博大V，拥有259万粉丝，书中收录了48个温暖又真实的教育故事。全书分心理关怀、行为指导、情感启蒙、课堂内外等八辑，每一辑后面都有一篇《王老师说》。这些“师说”，以散文的笔法讲述自己写作这些故事的初衷以及心得。

阅读《一个很好很好的小孩》的过程是愉悦的，因为我也曾经当过几年老师。王老师在书中记录的一个个可爱的孩子让我时时想起多年前的学生：个子很矮略带自卑的女孩子行歌，既不出类拔萃又不惹是生非的中等生柳清清，吊儿郎当不爱学习、每次考试不及格的大可，很想很想考100分的小乐乐……

班级是一个浓缩的社会，也是一片小小江湖，班主任的工作琐碎

又辛苦，但王老师说自己“特别特别爱做班主任”，她认为“做老师的挑战和乐趣，大概就是遇到并降服那些捣蛋鬼”。在书中，王老师用清新的文笔叙述了一个个发生在班级里的趣事、糗事、开心事、烦恼事：两个男孩在课堂上扔纸团，一个没被老师发现，一个被老师抓到了，后者默默承担处罚。后来，王老师了解情况后，跟他们谈男孩子的仗义与担当；有个学生上课时玩吸铁石，被王老师没收后放在讲台上，结果吸铁石失踪了，为此，王老师不得不破案，却一直破不了；两个同学打架，王老师请他们站在讲台上，各自陈述事情原因经过，然后请全班同学评判；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学生撞倒了盛汤的桶，有人过来帮忙清理，有人默然围观，有人幸灾乐祸大叫大嚷……

类似精彩或不精彩的事情天天在学校里发生着，王老师认为教育观就是人生观，她认真观察每一个

学生，用心记录，在记录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生活中不是缺少好题材，而是缺少发现。王老师很会就地取材借题发挥，把发生在班级里的小事作为案例，及时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课。《小学生的情书》一文中，王老师说，一个没被老师发现的情书，交给王老师。批评那个男生吗？不，王老师认为，“爱是多么美好而珍贵的东西”；表扬他吗？也不行，学生才五年级呢。她再考虑再三，用午间谈话时间上了一堂特别的写作课——“如何写出一封很美很美的情书”，师生一起学习了王小学与李银河合写的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中的片段。下课的时候，王老师又把那封情书还给了女生，让她好好保存。多么善解人意的老师。

生活中，王悦微是一个二孩妈妈，在本书的后面三辑，记录了家庭教育中的一些小故事。比如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作业出错，考试



没有达到理想的分数，她有点失落。这种心路历程我深有同感。女儿上幼儿园时，我曾经对她寄予很高的期望，但随着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走来，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我的孩子很普通，她只是一个中等生。再想想自己，小时候从未得过第一名，我怎能苛求她呢？孩子身心健康就是我的福分，我应该知足。

《一个很好很好的小孩》适合小孩看，因为书里写的都是他们身边的故事；这本书也适合成年人看，当家庭教育遇到困惑时，说不定就能从中得到启发。

云间烟火是人家

——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读后有感

痕墨

迟子建女士总是四到五年出版一本新作，有时候是长篇，有时候是中短篇，尽管创作频率不算很高，但她确实能够有条不紊地为读者奉献出保质保量的作品来，比如《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等。读她的小说，笔者常常会禁不住感叹：纯文学真美！中华语言真美！迟子建的文章真是又稳健又璀璨又深情！别看她的笔触悠笃

笃的，但在细致的描写和从容的叙述中，自有一份强大而自信的统一力量——这和太多急吼吼要告诉你跌宕起伏的通俗小说太不同了。迟子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同样具备上述优秀的文学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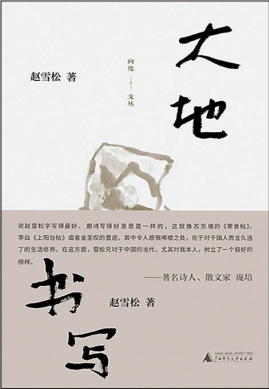
《烟火漫卷》写的是作家生活了整整30年的城市：哈尔滨。也许是因为太熟悉这方土地了，所以迟子建写此间人物的聚散离合、生死牵挂，相当游刃有余。她刻画刘建国、翁子安、黄娥这些在命运长河中为爱恨、善恶而挣扎的人物也就格外动人。小说一开始，哈尔滨城的晨曦中出现的是一个开着“爱心护送”车的男人身影。他叫刘建国，每日在各大医院接送那些病情危重的患者。而他自己的故事也是尽人皆知：刘建国有过心爱的女子，也曾希冀与之缔结婚姻，生儿育女。但一次意外，让他弄丢了好友之子。自那后，刘建国放弃一切，将寻回这个孩子当成人生唯一的目标。因为他负疚，所以让他赎罪。但那个孩子还在吗？在哪里？无人知晓！直到有一天，刘建国遇到了翁子安……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黄娥，也是命运多舛的人。黄娥美丽而富生命活力，她

像一朵花，摇曳生姿。不过她原籍不是哈尔滨，她来自一个叫作“七码头”的地方。她本和丈夫卢木头一起开着家生意不错的小客栈，但因黄娥和客人传出桃色新闻，致使卢木头在醉酒之后，一气身亡。黄娥又悔又痛，处理好丈夫的尸身，便带着儿子“杂拌儿”来到了哈尔滨。她听说过刘建国的事，于是自说自话要“杂拌儿”认刘建国当爸爸。理由是：“杂拌儿”找不到爹了，而刘建国一直在找孩子……就这样，黄娥说着在外人听来有些匪夷所思且啼笑皆非的话，成了刘建国“爱心护送”车的搭客。

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生活，也许离着“幸福”两字还较遥远，但大家都努力在这烟火漫卷的红尘中甘苦自知地活着。他们的遭际、认知、心态各不相同，却一样虔诚地对待“日子”。刘建国的妹妹刘骄华和丈夫老李深情日减，貌合神离；于大卫和谢楚微夫妻俩年过六旬，找不到怜子爱子的寄托；黄娥打算安排好“杂拌儿”的归宿，便追随丈夫而去……小说中最为神秘和关键的人物还是刘建国和翁子安。两人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确证，为的就是内心的安宁。

荐 书

《大地书写》



《大地书写》，或可读作：大地、书、写。旅行，书法，写作，三者合一。

赵雪松是诗人，也是书法家，这部集子半是旅行札记，游荡山河，半是生活随想，游墨人间。另附有赵雪松本人的一些书画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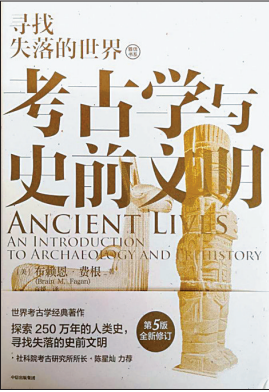
步履不停，荒原、山陵、黄河、海滨。散文的体裁，掩不住澎湃诗情。开篇《荒原》写道：“苍蓝的、仿佛是沿着荒原刚刚铺开的天空，在目力所及的遥远处与荒原相逢，时间就从那儿开始了。”一起笔，作者就要将人拉进他的世界，与天地共俯仰，与河川共徘徊，与旷古的荒原共度遥远的光阴。这样的精美句子在书中随处可见，这是诗的语言，如歌的行板，美意的流溢。

作者	赵雪松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9月

可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并非修辞造句，别忘了，赵雪松是书法家。后记阐明：“本书是文字与书法的并置，而不是将书法视为插图方式的存在，这就要求文与书要有互文性，要有相互的精神映照。”中国书法是借助汉字的书写来表达书者精神美的艺术。观赵雪松的书法，字体憨拙为主，有时朴稚，有时淋漓，总体追求浑然天成。墨迹或浓或淡，浓者近，淡者远，浓粗如重剑裂屏，细淡似柳丝轻逸。偶尔还见几幅画作，画中题诗，诗言画意，书画同源，诗文相证，就更见文人意趣了。

笔端流露的意趣，归根结底是人心的意趣。书中有篇散文描述冒雪归家的村人，赵雪松说：“这是一种有根的行走。”在另一文中，他说，有些灵魂在行走的生命停止以后，将继续在路上行走，开阔而弥漫。我以为，有根的行走，也是赵雪松作品的真谛。（推荐书友：赵青新）

《考古学与史前文明》



《考古学与史前文明》的作者是世界知名考古学家、世界史前研究专家布赖恩·费根，因其在教育界和考古界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考古学会颁发的首届公共教育奖。本书共分七大部分，主题大致分为两个，前半部分是考古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后半部分是人类史前历史。

本书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全世界的考古学与史前史介绍。翻开此书，便踏上了一个神秘而传奇的旅行。主人未知的乌鲁布伦沉船，满载着铜铎、锡铎与器物，成为3000年前地中海东部贸易情景的缩影；宏大公共建筑的范例、柬埔寨吴哥窟的巴戎寺，彰显着前工业时代的文明；商代的甲骨文蕴藏着中国早期文明的诸多秘密……

每当面对一处饱经风霜的遗迹，历史便生动地展现在眼前，这一直被作者当作是件幸运的事情。“冬季第一场暴风雪之后站

在梅萨维德宫殿之前，冰锥从树上垂下，甚至都可以闻到古代普韦布洛人燃烧木头的烟味，听到狗吠声；在英国阴云密布的工事中，甚至可以听到罗马军团进入战场的喊杀声；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沿海贝冢上，可以想象独木舟在晴好的夏日夜晚驶来的场景。”落日、飞云、长河，这些一闪而过的画面，令人感触颇深。

本书内容轻松易懂，语言平易近人，许多考古学的专业知识在书中都有翔实的记载。比如考古如何确定年代的问题，作者便举出两种方法，“相对编年法”和“精确测年法”。为了对它们做出更加翔实的解释，作者借用了“猫趴在文件上睡觉”的生动故事。

除去知识性内容，作者也一再强调了身为考古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将任何考古遗址和器物都视作有限的资源”“不要扰乱任何考古遗迹，尊重任何神圣的墓葬遗址”。也正是这种对遗迹的尊重、对历史的敬畏，给考古学家这份职业添了几分神圣的色彩。（推荐书友：姜琪）

《衣柜》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被人称为“世界片隅中的冥想者、观察家、造物主”。作为历史上第15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她以“温柔的讲述者”的口吻，使“世界片隅”中的一切个性化，沉入万物的内心，让万物发声，从而在日常的现实空间之外构建起一个诗意的虚构空间。

《衣柜》一书正是托卡尔丘克以温柔之心，观照万物，构建诗意的创作。这部小说集共收录了三部作品，其中，《衣柜》讲述一对夫妇在一只旧衣柜中感受到安适，最终住在里面不愿出来；《房号》以客房服务员的视角捕捉客房中痕迹勾画的秘密，塑造不在场的人；《神降》则是写一位编程天才，如同造物主一般用程序构

作者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译者	赵祯 崔晓静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0年8月

筑新世界，伴随着新世界的不断毁灭，一次次陷于失望。

托卡尔丘克认为，现如今人们碎片化地看待世界，在日常的现实空间里，人与外物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失去了感知外物的灵性，只能“孤独地、迷茫地在这个空间里行走”。现实空间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托卡尔丘克试图在诸多刺耳之声中寻找柔和的旋律。于是，她在小说中注入超现实色彩，书中的物体经由她内心的观照，实现了个性化与人格化。

为何托卡尔丘克能够在日常的现实空间中构建起诗意的虚构空间、能够与“物”对话？或许是因为她的温柔吧。温柔是一种与他者的共情，是对另一个存在的深切关注，是捕捉人与万物之间相似性和同一性的纽带。于是，在这样的温柔底色之上，托卡尔丘克“用瑰奇想象为日常生活增添诡秘色彩”。

（推荐书友：李倩倩）